



哲学 笔记

被操纵的人性

金钱本身没有感情，但它能创造感情；
在物质饥饿的人群中，精神是物质的婢女；
金钱代表着精神的价值，人的物质欲望变成了精神的形而上的东西。

博浪沙 著
南京出版社

哲学笔记(I)

——被操纵的人性

博浪沙 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笔记(Ⅰ)/博浪沙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718-525-3

I. 哲… II. 博…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3561 号

主 书 名 哲学笔记(Ⅰ)

副 书 名 被操纵的人性

著 者 博浪沙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 沈丽国

装帧设计 周 勇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80718-525-3

定 价 25.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言

唯善主义的教育与信仰对中国人 生活的悲剧性影响或人性的恶是客观存在

(一)

记得小时候，一位老师对我说，关于人——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

而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东西宣扬穷人是善的，富人是恶的，所以同情穷人、同情弱者，藐视权贵甚至仇视权贵，这深层的原因却很少想过，甚至与我同时代的也很少有人想过。

所以长大的过程，总有一种高傲的精神追求，而物质的贫困一直困扰着自我的实现，但不以为意。这种偏执的心态直到而立之年才开始产生了困惑。

人性果真是善的吗？或果真是恶的吗？人类的“现在”是一个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过程的阶段性结果。今日的人类的生活是如何形成的？人类的历史有何沉积？在“现代”的河流里我们不得不去思索和探讨它。

现在公认的说法是人类一开始与动物差别不大，由于人这种动物的心智的特殊原因，它们经过几百万年，迅速地在群体及个体生活方面与其他动物拉开距离，并有能力把自己命名为“人”，从而与动物对立起来。

如果人的前身是动物，而现在叫“人”，那么人的动物性是否被改变、消灭或是依然存在于个体及群体身上？我们至少认为现在的人身上的一些东西仍属于动物，或者说与动物有着共同性，如自然的肌体、生命的需要。当然，作为心智特别发达的人，这些需要与动物是存在巨大差距的，但要知道动物与动物之间也是存在不小差距的。

所以也许人与动物的差别仍是动物与动物的差别。那么人既然是动物，动物的特性就应该在人身上体现出来，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而人却被称为文明的东西，只是用谎言的表面矫饰了狐狸的尾椎罢了。

也就是说抛开欺骗的谎言——人类作为心智发达的动物，欺骗既是他的创造性本能，又是他的需要，人的真实性与动物世界的距离实际上更近一些。

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凌驾于人与世界之上的源头——上帝。上帝创造了人是在人创造了上帝这一前提条件下完成的。人一开始就摆脱了与动物为伍，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证明是类比的、荒诞的，人一开始就堂而皇之地被置于上帝的手上，与万物一样，成为上帝的造物。这一思考不需要证明，因为它得不到证明，但却给无数的人带来了身世的归属。

人类是谎言的需求者,这是由于人类精神本能的自身需要,所以人类就成了各种宗教意识形式的创造者。然而上帝也说人类是有罪恶的,人类的祖先一开始就违犯上帝的训诫,就经受不住恶的引诱,就偷吃上帝禁食的果子。上帝在创造人时,本打算赋予人的智慧竟是这样的脆弱,本没有打算赋予的罪恶竟是如此的茂盛,所以连上帝也很失望,想用洪水淹没掉自己的成果。

人类是本质上存在恶的,这是在上帝的娘胎里就注定的命运——也许在人类创造上帝这一假说时,人类已经遭受了自我蹂躏。如果漠视、逃避人类命定的恶,基督教就无法向世人交代,然而这一文化对欧洲人与后来迁徙到美洲的美国人的文化、人格影响是至深的。所以无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或是先知们的预言,都客观地承认了人的罪恶性的存在,或者说人的罪恶性并不因人善良的愿望而消失。人如果有善的一面,必有恶的一面。

中国关于古代人民生活情况的文字信息反映,在“现在”人生活之前,古代人也和禽兽差不多,穴居,无秩序地性交,争夺食物、地盘,残忍地对待同类,而后突然出了比现代人还要文明的人作为领袖,用现代文明的各种知识教授他们。中国人从彼时起便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唯一的善的本质,这种善有时称作仁、爱、道德等。

这本身就很蹊跷,古代人民中却突然产生了现代人——三皇五帝,具有现代人的伦理知识观念却是人面兽身。造假者也明白,如果站在人类诞生千百万年之后,臆造人类当初的生活也只能如此,人面兽身而深谙



现代秩序和伦理。

这些谎言的制造者大约是在 2 500 年前左右，它们肯定了人类原本禽兽，也就是有着禽兽的恶性，那么圣人一出就像驱散了山上的云雾一样，照亮了人类的心理，从禽兽灵魂的所有阴暗的角落驱散了人类本性上的恶，把禽兽变成了人。

而这圣人来自哪里？造谎者——如孔子之流是无法回答的，只能说 500 年有圣人出，似乎只能在神秘到无人可知的地方找来由。是的，无人可知的神秘处所是一切造谎者的总开关——天降斯人。而当人类摆脱禽兽的生活进入人的生活之际，人身上禽兽的恶性（非人性）到哪里去了？文明的教化是遮蔽住了人性的恶还是驱除了它？

遮蔽的恶只是若隐若现、若明若暗地驳杂于人性的善之间，它不是消失，而是永恒地存在着。在其后 2 000 到 3 000 年人类生活的历程中，文明的时代总是比无法无天的暴民时代短暂，人性的罪恶无论在个体还是群体身上都肆虐泛滥，无数次以人类的生命之血与尊严的碎片搅乱了圣人的美梦。昙花一现的王法时代，监狱中的冤魂留在枷锁上的血痕、沼泽地里的拒绝法律者、深沟高垒中盘踞的吞噬人权的暴君，都昭示着人类永远不泯的恶性。

然而也有人莫名地认为，有的人天生就比另一些人罪恶，如贪墨的官僚、亡命之徒、妓院里的老鸨，这种解释是从实施罪恶者的角度做出的似是而非的贬抑，甚至

把与某些职业有关的人视作与魔鬼为邻居者，而忽略了这些人也像农夫、商贾、知识分子一样，为了谋得生存与幸福才去从事这种职业，而也是在上司或生存的压力下实施罪恶。

它们所释放的恶是人性中人人皆有的本能的罪恶，而不是固定在某些个体身上的特殊的恶，仍然是人性一般的恶的反映，而并非是仅仅与这些个体或职业相联系。

所以人性的恶，无论在圣人的幻想里或是在贤者的遁词里，却都找不到其安居之所，因为它的存在是不灭的宇宙法则。

(二)

人是动物的一部分，或者说人身上有一部分与动物是一样的，而另一部分即是以智能开放出的智慧之花，也存在着有毒的枝株。狡黠、欺诈与野蛮残忍的大屠杀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人性的恶使文明变成一把双刃剑，既为人类创造了幸福与快乐，也为人类制造了更多的恶果。聪明与欺诈，勇敢与野蛮，爱情与淫欲——人类用伦理的文化把两者区别开来，实质上它们具有着人类心智上的共同性。善与恶有时互相依存，有时互相转化，它们做为人类生活的双桨，一直在推动着历史的浪潮。

经过了生活的漫漫长路，到了我们讨论何为“善”、何为“恶”的时候了。在以上的论述里，是借人的直觉或



文化的喜恶而使用了这两个词,而道德与不道德,罪恶与善良,人类的需要不等于人类自身的智慧所提供给他们;也许人类无论是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秩序与野蛮,人性与反人性,其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目的。这种目的与文化为人类创造的精神与物质的需要有时是相矛盾的,人类的生存正如一艘逆风而驶的船,文明的希冀与人类的本性既冲突着,又吻合着、创造着历史表面光明实质黑暗的道路。

道德从理论上分析,每个人都需要和其他个体组成群体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个人的独立生存条件远不如今日,个人面前是毒蛇猛兽,是其他个体的部落联合筑起的恶劣的沟壑,在与诸多的力量敌对时,个体都无法生存。人只有和其他人联合成一个集体才能抵御各种敌人,就像狼需要狼群才能与比自己更加强大的猛兽周旋一样,人类也是如此。

在远古时代,个体无法生存;在今天,一个人被社会抛弃也是可怕的,人离开社会、群体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实现自己的利益,却是以其他个体的存在为条件的。因此,一个人实现自己的利益时是受到限制的。如果完全满足自我,则在利益总是有限的人类生存状况下,其他个体的生存就会陷入危机,而其他个体的生存正是自我生存的条件之一,所以一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必须留下一定利益给予其他个体,这样每个个体的生存才能得以实现。这样,道德就产生了。

道德是群居生活的产物，而人类就是群居性的动物。当聪明的人类把个体自我的生存与人类的依存统一起来组成社会时，道德就被创造出来了。所谓道德，就是自我的生存与非自我的个体生存互为条件，因此，在彼此利益对立时，任何一方所实现的利益都必须以不剥夺对方生存的利益为前提，这就是善，即理论上的善。限制自我利益的实现，限制自我欲望的膨胀，当“你挥舞拳头时，必须在别人鼻尖前停下来”，这就是善。

善是给予别人生存的权利，使别人得到生存的利益，彼此使对方快乐地生活。所以当个体相互依赖才能生活下去时，彼此为对方作出的利益的牺牲，应等于由于对方的存在而给自我带来的利益，这就是公平。公平的，即是善的。

丝毫都不利于自己，纯粹为了别人是一种危险的说教，因为上帝赋予了每一个人生存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必须尊重自我生存的权利，放弃自我生存的权利就是违背人性，就是违背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生存的法则。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彻底放弃自我生存权利的人，等于认为其他个体的存在是不需要以我的存在为条件的，自我是多余的废物。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谎言是上帝讲给它的子民听的，是上帝自己的格言，因为它什么都不需要，它拥有一切，一切都属于它，大家都要向它企求生存的利益，这不是善，而是违反人性的谎言。

理论是一种假设，人在生活实践中是不理性与理性



的混合物。个体在自我生存中总是追求尽善尽美,使为自我生存提供条件的其他个体被抛置在利益之外,于是斗争就产生了。

人类有善的一面,亦有恶的一面,善的理论在人性的恶面前被限制,人性的恶反映的是不管他人死活的自我的生存与快乐,是弃置他人于利益的边缘的自我幸福中心说。当人人都不顾他人地为自我的成功倾轧掠夺时,人群生活的平衡就发生了倾斜,甚至颠覆(平衡就没有存在过),于是抢劫、杀戮、强奸的暴民时代和王法时代的种种罪恶就以彰显的事实表现出来。

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私、利己在生活中更是基本的价值,人与人的冲突,谎言与欺骗,残暴与威胁,更是撒满人世间心灵的土壤。人性的恶如春笋般地疯长,在阳光下发出诱人的光辉,用金灿灿的面具掩盖着丑陋,使其表现得美好,圈套无处不在,冲突无处不在,利益使所有的人头脑都染上了偏执的疾患,胡言乱语中道出恶的真理——利己、自私。理智许多时候是那么苍白无力,公平见鬼去吧,恶魔才懂得什么是善的,那就是更好地为恶。

我勾勒了一幅人性恶的地图,然而这客观上存在的恶性,如果没有善为条件,不仅它自身不能存在,人类生活也就根本不存在,所以善使人类依存,恶使人类冲突,事物永恒地在依存与冲突中循环增长和衰落。

倒过来,我也来从理性中论证一下人性的恶的客观存在:人是自私的,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在维护自身的

利益中才得以生存，所以利己是人的需要。如果人不去捍卫自我生存的权利，靠谁去呢？那就是不义，就是对上帝赋予自我生命的不恭。然而维护自我的利益，不忽视他人利益的信条，随着社会生存危机的降低，随着威胁到个体的社会灾难的远遁，个体对群体、对群体中的其他个体的信赖渐渐变小，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就疯狂地成长起来。

所以每当天下无事，承平日久，自我至上的个人主义就开始崛起，人性的恶就开始泛滥。而当群体受到攻击，每一个个体随时将遭受灭顶之灾，个体须求助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力量抵御共同的危险时，善才被重新唤起，人的恶性才再度开始收敛。所以人性恶的一面与善的一面总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交替和此消彼长的，然而其存在的客观性却是永恒不变的。

(三)

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说人性是善良的或人性是罪恶的，都只是揭示了问题的一面。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性的本源是善的，只是后天受到坏事物的习染，才使某些人变成坏人。如果人类在最初都是善的，恶人是从何而来的？后天受恶的习染，后天遇到的恶人是受了什么恶的习染？而这恶的习染又受了什么恶的习染？如果一路追寻下去，人类在源本上就存在着恶，否则没有诞生恶的源泉。

恶是派生物，是什么的派生物？如若是人性的派生

物,这就必然得出这样的推论:人之初的本性就是孕育了善与恶的种子,只是在人的成长中其善良的本性与恶劣的本性,有的被加强,有的被削弱,但人本性的自私、利己不是习得的,而是人的生物性基础。

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缺乏对恶是人的本性而非派生性的认识,把恶归结为可以消灭的东西,以善为基础虚构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排斥人的恶性,逃避人的恶性,那么一切善的文化都成了无法实践的妄说。

唯善的哲学由于没有考虑恶对每个人的作用,就像没有考虑射向靶心的子弹受到风力的影响而发生偏转一样,成为意识形态家所标榜而自己也无法达到的东西。

尽善尽美,白璧无瑕,绝对完美,绝对的善,当人们无法实现它时,它使人产生了挫败心理,不再为这种虚假不实的观念去努力,反而掉头为恶。

任何善都是存有一定恶的善,都是离不开恶性的善,适度的恶是人生存的基础,纯粹的善是不存在的。任何纯粹的善都是违背人性的本质的,人性是善与恶的混合物。

当有人说人性与道德是矛盾的时,道德指的是伪善的行为规则,是虚构的善。事实上人性既包括了恶也包括了善,善与恶共同构成社会基础,共同构成人的生存基础。

恶是利己的,善是借助于利人而实现利己的。中国文化的思维定式中总是用夸张的方法“矫枉必须过正”,

总是在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时无限地夸大,把这个方面的意义夸大为事物的全部,而把另一面确定为暂时的、派生的、不重要的东西,如“有志者事竟成”强调“志”对事业成就的作用时,夸张到排斥一切客观存在的地步,事实上“有志者事未必竟成”,矫枉要正,真理迈出一小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是谬误。

中国文化把改造事物的方法说成是确立事物的规则,“矫枉过正”只是情感实践的方法,但不是矫枉要越过“正”,不是有“志”必成。所以中国文化中把引导人为善的手段、策略(当然包括官方教育的推广和宣扬)说成善是人的全部本质,恶是无足轻重的、可以消灭和铲除的东西。

这种夸大、这种把情感实践方法作为事物本质原则的中国文化,掩盖了善与恶作为人性本能的规律,使人不能正确对待罪恶,甚至人的基本恶性在政治、道德、风俗、文学观念中变成了一种善需要忍受的义务。

因为离开了人的恶性去规定善,就像用切开的苹果去规定苹果一样,把一个事物分开来,其中的一部分就作为一种事物。所以中国人头脑中关于善的文化的虚假知识,使中国人的生活在逃避罪恶、逃避人的恶性中畸形地行进着,忍受恶的痛苦,却没有预防和制约恶的制度;任凭恶的泛滥,却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去通过善与恶的平衡来制约罪恶。

如果我们的社会是通过对人性恶的充分认识去建立,而不是仅凭对善的片面认识一厢情愿地去构筑中国

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那么善的力量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人类只有知道什么是恶,才能知道什么是善;只有恶作为知识被人类认识,才能使隐藏起罪恶伺机捕获善良的人失去机会和能力;只有将恶充分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使善良者避免因信息不对等而受到较多掌握恶的知识和信息者恶劣的盘剥,或跳进致命的陷阱;才不会使擅长弄恶者依恃这种卑鄙的能力飞黄腾达、享受有毒的快乐。

徒善不能自行,如果在没有建立对恶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引导社会和谐的制度,没有在对善与恶制约与平衡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我们的社会制度永远都将使人们付出超出客观需要我们承受的痛苦与代价,历史的祸患与王法的罪恶都将不会因为我们对它的逃避和对善良软弱的期望而赦免我们的子孙。

所以主动、自觉地认识人性恶的客观存在,建立充分认识人类恶这一前提下的制度和社会生活,表里如一,排除我们文化的偏执和虚伪,才能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创造真正的幸福,让他们承受不超过客观世界规律所给予的痛苦。

博浪沙 郭乘希
2009年10月金秋



目 录

A

1 爱的虚荣	1
2 爱的贫困	1
3 奥古斯丁	1
4 爱情是什么	4
5 爱和性	4
6 爱的原罪	5
7 爱情的后现代主义	7
8 爱情	7
9 爱决定真理	8
10 爱的自私本能	8
11 爱的批判	9

B

12 不死	11
13 变态	11
14 暴力	11
15 不可分割的人性	12
16 暴力创造历史	12
17 辩证的叙述	12

18 被组织的命运	12
19 边界	13
20 被遮蔽的女人	13
21 彼岸的艺术	13

C

22 崇拜	15
23 超人的政府	15
24 此岸的意识	15
25 词语割裂的心灵	16
26 存在的本质	16
27 创造本能	16
28 村庄	17
29 耻的意识形态	17
30 宠弱文化	17
31 财产的道德瑕疵	18
32 城市的发明	18
33 常人批判	18
34 城市	19
35 词与词的社会关系	19
36 存在就是存在	21

37	存在即表达	21
38	沉默并不卑贱	23

D

39	读书是浪费生命的一种方式	24
40	道德是人的怯懦	24
41	道德的时间性、空间性	25
42	对话录	25
43	读者	26
44	多数服从少数	26
45	第三种存在	26
46	对知识分子的忠告	27

E

47	儿童的性欲	29
48	恶	29
49	儿童	29

F

50	法律	30
51	符合论	30
52	分类与混沌	31
53	服从他人的由来	32
54	犯罪的责任分担	33
55	法律与事实	33
56	复仇	34
57	服装与裸体	35

58	法律的漏洞	36
59	法律的悖论	37
60	法律	39
61	坟墓	40
62	非神的神话	40
63	服从自己的权利	40

G

64	官僚	42
65	狗的精神	42
66	故乡崇拜	42
67	国家的生产性	43
68	官僚排斥道德	43
69	公正	45
70	格言	46
71	感觉的生存	46
72	感觉是思维的源泉	47
73	个人与历史	47
74	个体心理学	48
75	国家	49
76	个体思维	49
77	故事思维批判	51
78	过度的文明	53
79	公共教育	53
80	个体论	53

H

81	谎言	55
82	幻想的本能	55